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夷堅乙志 卷第十四

筍毒 鄉人聶邦用、嘗游薦福寺、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、歸而腹中憤悶、遇痛作時、殆不可忍、如是五年、瘦悴骨立、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、其弟惠璉、為僧在永寧寺、邦用所居曰麗池、去郡三十里、每入城、必宿於璉公房、夢人告曰、君明日出寺門、遇貨偏僻藥者、往問之、當能療君疾、疾若愈、明年當及第、然須彌勒下世乃可、邦用覺、以夢語璉、歎異之、畫出寺門外、果遇賣藥者、見之即曰、君病甚異、當因食筍所致、蓋蛇方交合、遺精入筍中、君不察而食之、蛇胎入腹、今已孕矣、幸其未開目、可以取、儻更旬日、蛇目開、必食盡五藏乃出、雖我不能救也、乃取藥二錢匕、使以酒服之、藥入未幾、洞瀉穢惡鬥餘、一蛇如指大、蟠結糞中、雙目尚閉不啟、邦用以疾平為喜、獨疑及第之說、時郡中以永寧為試闈、逮秋試、邦用列坐、正在彌勒院牌下、果登科、

劉蓑衣

何子應麒為江東提刑、隆興二年十月、行部至建康、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、聞劉蓑衣者、亦隱山中、常時不與士大夫接、望導從且至、則急上山椒避之、子應盡屏吏卒、但以虞候一人自隨、杖策訪焉、劉問為誰、以閒人對、劉呼與連坐、指其額曰、太平宰相張天覺、四海閒人呂洞賓、子應乃天覺外孫、驚其言、起曰、張丞相、麒外祖也、先生何以知之、劉曰、以君骨法頗類、偶言之耳、吾與丞相甚熟、君還至觀中、視向年留題可知也、子應請其術、笑曰、本無所解、然亦有甚難理會處、君也只曉此、又從扣養生之要、復曰、有甚難理會處、竟不肯明言、子應辭去、且問所需、曰、此中一物不關、吾乃陝西人、好食麵、能為致此足矣、明年若無事時、幸再過我、子應去數步、回顧則已登山、其行如飛、迨反觀中、求張公題字、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、乃買麵數鬥、遣道僕送與之、子應還鄱陽為予言、次年春、復往建康、欲再訪之、及當塗而卒、所謂明年若無事者、豈非知其死乎、

浙東憲司雷

浙東提刑公廡、堂屋之南、隔舍五間、謝誠甫祖信居官時、其弟充甫處之、夏日暴雨、震霆凜至、如在窗幾間、充甫正衣危坐、靜以觀之、聞樑木轟然有聲、未及趨避、已折矣、籬篋之屬、元在東壁下、暨雷雨止、則已徙於西邊、位置高下、一無所改、方震時、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、何德獻說、

常州解元

紹興十年、常州秋試、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、字中須帶草木口、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、豈不或中、及榜出、乃李薦為首、薦字信可、姓中有木、名中有草、字中有口、餘人皆不盡然、

振濟勝佛事

湯致遠樞密、鎮江金壇人、為人剛褊、居官居鄉皆寡合、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、其子廷直先卒、兩孫皆粹謹、能反乃祖所行、族黨翕然稱之、隆興二年、湯公薨、數月後、見夢乾長孫曰、我生時無大過、死後不落惡趣、不須營功果、但歲方苦饑、能發廩出谷以振民、遠勝作佛事、於吾亦有賴也、是夕裡中人多夢湯至、其言皆同、長孫即持米五百斛、與金壇宰、使拯救饑者、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、袁仲誠說、

王俊明

蜀人王俊明、洞知未來之數、雖瞽兩目、而能說天星災祥、宣和初在京師、謂人曰、汴都王氣盡矣、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、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、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、試取一塊土嗅之、蹶枯索寞、非復有生氣、天星不照、地脈又絕、而為萬乘所都可乎、即投匭上書、乞移都洛陽、時中國無事、大臣交言其狂妄、有旨逐出府界、寓於鄭許間、靖康改元、頗思其言、命所在津遣、召入禁中詢之、猶理前說、曰、及今改圖、尚為不晚、仙井人虞齊年、時為太常博士、俊明告之曰、國事不堪說、唯蜀為福地、不受兵、君宜西歸、勿以家試禍、虞曰、先生當何如、曰、吾命盡今年、必死於此、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、虞雅信其言、亟謁鄉相何文鎮求去、得成都倅、京城將陷之日、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、至宮門、聞胡人已登城、委之而去、匍匐下車、莫知其所往、疑擠於溝壑矣、其家行哭、尋之數日、竟不見、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雲、虞並甫說、

南禪鍾神

紹興八年十一月、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、居鐘樓下、其婦產子焉、數日後一妾無故什地、起作神語、斥其褻污、曰、速徙出、不爾且有禍、前日爨下食器破、乃我為之、汝誤答婢子矣、馬氏謂為妖厲、呼僧誦首楞嚴咒法逐之、厲聲曰、我伽藍正神、主鍾者也、安得見迫、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、今百餘年、吾守護甚謹、凡寺以鐘聲為號令、每鳴時、天龍畢集、而今接官亦叩擊、吾以首代受之、不勝痛、蓋為語寺僧、別造小鍾、遇上官至則擊之、脫不我信、當以未來三事為驗、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、繼有商人劉順施剎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、設大水陸三會、智公乃十地位中人、以大慈悲作佈施事、宜加敬禮、語訖寂然、馬氏懼、即遷居、所謂三事者、皆如其說、縣人邊知常作記、

洪粹中

樂平士人洪旂、字粹中、為人俊爽秀髮、然好以語言立譏議、嘗作山居賦、純用俗語綴緝、凡里巷短長、無不備紀、曲盡一鄉之事、獨與族兄樸友善、政和八年登第、未得祿而卒、無子、凡喪葬之費、皆出於樸、後數年、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、葉先寢、樸忽起與人相揖、便延坐交語、家人竊聽之、粹中聲也、愀然曰、思君如昨、願一見道舊、謝送死之恩、而屢至門、皆為閹者所阻、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、七承事葬處也、故得人、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、朽骨委溝壑矣、始死了不自覺、但見吏卒來雲、迎赴官、即隨以往、今在冥中判一局、絕優游無事、特苦境界黑暗、冥漠愁人、雖為官百年、不若居人間一日也、冥吏與我言、生當為大官、正坐口業、妄說人過、故一切折除、今悔之無及矣、生時所為文一編、在十二郎處、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、祇在渠箱中替子上、樸恍忽問、不憶其已死、喚人點茶、遂不見、時燈火雖設、無復光燄、葉醫驚問之、始悟、明日往十二郎家、得其書、粹中夙與妻不睦、後再適葉氏、亦時時來附語、葉生詰之曰、平生聞洪粹中博學、若果是、可誦周禮、即應聲高讀、首尾不差一字、十二郎其姪也、

魚陂癘鬼

族人洪洋、自樂平遷所居、日已暮、二僕荷輻、一僕負擔、必欲以中夜至家、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、又五里曰魚陂、到彼時已二更、微有月明、聞大聲發山間、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、其響漸近、洋謂為虎、而虎聲亦不至是、心知其異矣、亟下車、與僕謀所避處、將復還吳口、已不可、欲前行、則去人居尚遠、進退無策、望道左小澗無水、可以蔽匿、即趨而下、其物已在前列、身長可三丈、從頂至踵皆燈也、二輻僕震怖殆死、擔僕竄入輻中屏息、洋手持觀音大悲咒、急誦之、且數百遍、物植立不動、洋亦喪膽什地、然誦咒不輟、物稍退步、相去差遠、呼曰、我去矣、徑往畝下一里許、入小民家、遂不見、洋歸而病、一年乃愈、擔僕亦然、二輻僕皆死、後訪畝下民家、闔門五六口、咸死於疫、始知異物蓋癘鬼雲、

全師穢跡

樂平人許吉先、家於九墩市、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、居數年、鬼瞰其室、或時形見、自言我黃三江一也、同為賈客販絲帛、皆終於是、今當與君共此屋、初亦未為怪、既而入其子房中、本夫婦夜臥如常時、至明則兩發相結、移置別舍矣、方食稻飯、忽變為麥、方食早谷飯、忽變為晚米、或賓客對席、且食且化、皆懼而捨去、吉先招迎術士作法法逐、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、略不效、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、能持穢跡咒、欲召之、時子婦已病、鬼告之曰、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、穢跡金剛、雖有千手千眼、但解於大

齋供時多覆酸餡耳。安能害我。僧既受請。先於寺舍結壇誦咒七日夜。將畢。鬼又語婦曰。禿頭子果來。吾且謹避之。然不過數月。久當復來。何足畏。吾未嘗為汝家禍。苟知如是。悔不早作計也。僧至。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。謂之開光。見大神持戈戟幡旗。杳杳而入。一神捧巨蠶。題其上曰穢跡神兵。周行百匝。鬼趨伏婦床下。神去乃出。其頭比先時候大數倍。俄為人擒擗以行。僧曰。當更於病者床後見兩物。始真去耳。明日。床後大櫃旁。湧出牛角一雙。良久而沒。自是遂絕不至。凡為厲自春及秋乃歇。許氏為之蕭然。三事洪紱說。

#### 結竹村鬼

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。遭僕夜守田中稻。有操鎌竊刈之者。持挺逐之不獲。明夜復然。旦而視其稻。蓋自若也。僕素有膽氣。自謀曰。挺短無及事。當以長槍為備。至夜果來。見人出則走。僕大步追擊。椿以槍。遂執之。秉火而視。乃故杉木一截。取臥於床下。明日將焚之。以語裡巫師。巫師曰。是能變化。全而焚之不可。即碎為片片。置小缶。和湯煮之。薪火方熾。臭不可忍。聞二缶中號叫哀泣曰。幸救我。我不敢復擾君。苟為不然。必從巫師索命。僕為破缶擲諸原。果不復至。

#### 新淦驛中詞

倪巨濟次子冶。為洪州新建尉。請告送其妻歸寧。還至新淦境。遭行前者占一驛。及至欲入。遙聞其中人語。逼而聽之。嘻笑自如。而外間略無僕從。將詢為何人而不得。入門窺之。聲在堂上。暨入堂上。則又在房中。冶疑懼亟走出。遍訪驛外居民。一人云。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。未見其出也。乃與健僕排闥直入。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。霜風摧蘭。銀屏生曉寒。淡掃眉山臉紅殷。瀟湘浦。芙蓉灣。相思數聲哀歎。畫樓尊酒閒。墨色尚濕。筆硯在地。曾無人跡。倪氏不敢宿而去。二事椿年說。

#### 趙清憲

趙清憲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時。病利。逾月而死。沐浴更衣。將就木。忽有京師遞角至。發之無文書。但得侯家利藥一帖。以為神助。即扶口灌之。少頃復甦。遽遣人入京。扣奏邸吏。蓋其家一子苦泄利。買藥欲服。誤以入郵筒中也。又嘗病黃疸。勢已殆。有嫗負小盞至門。家人問所貨何物。曰。善烙黃。呼使視之。發盞取鐵匕燒熱。上下熨烙數處。黃色應手退。翌日脫然。後為徐州通判。罷官將行。又以利疾委頓。素與梁道人相善。其日忽至。問所苦。曰。無傷也。命取水一杯。置案上。端坐咒之。須臾水躍起如沸湯。持以飲趙公。即時痛止。公心念無以報。但嘗接高麗使者。得銀盃一。欲以贈之。未及言。道人笑曰。高麗銀與銅何異。不須得。長揖而出。追之不復見。東坡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。採藥壺公處處過。笑看金狄手摩娑。老人大父識君久。造物小兒如子何。寒盡山中無曆日。兩斜江上一漁蓑。神仙護短多官府。未厭人間醉踏歌。即此翁也。

#### 大名倉鬼

王履道左丞。政和初。監大名府崇寧倉門。官舍在大門之內。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。同時叫呼。聲徹於外。左丞披衣驚起。一卒白雲。有怪物甚可怖。公勿出。乃伏屏間覘之。一大鬼跨倉門而坐。足垂至地。振膝自得。屋瓦皆動搖。少焉闊步跨出外。入李秀才家而滅。李生即時死。

#### 邢大將